

马阳艺：戏影共生，光阴为证

► 学生记者 马博文

5岁半因一张京剧剧照叩开戏曲大门，18岁考入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立下“传播戏曲”的人生志向，20岁在清影拿起摄像机开启纪录片创作。如今的马阳艺，一边扛着摄像机穿梭于北京与成都的戏曲后台，持续记录着当代戏曲人的鲜活人生，一边在中小学课堂上带着学生们咿呀学戏，传承戏剧表演艺术。二十余年的时光里，戏曲与影像如同两条交织的河流，在她的生命里缓缓流淌。

戏影初逢：一帧剧照启平生

2002年的一个午后，阳光透过照相馆的玻璃窗，落在一张京



马阳艺7岁在北京京昆少儿艺术团练功

马阳艺



独立纪录片导演，戏曲教师，清影工作室成员。2003年开始学习京剧，2015年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致力于戏曲纪录片创作，曾执导独立纪录片《梁二爷》（2019，27分钟）、《有戏》（2020，39分钟）。



剧《四郎探母》的剧照上：饰演铁镜公主的小女孩穿着精致的戏服，眉眼间带着几分灵动与娇俏。这张剧照击中了5岁半的马阳艺的心。那时的她，正痴迷于古装女子的翩跹身影，总喜欢把毛巾披在上当斗篷，把丝带系在头上当发饰。“我当时就想，我也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这个简单纯粹的愿望，成了她学戏之路的起点。

剧照上的女孩是照相馆老板的女儿，正在戏校学戏。在照相馆老板的引荐下，马阳艺走进了京剧的世界。第一次踏进戏校教室，她就被主教青衣花旦的徐佩玲老师身上那种独特的古典气质深深打动，当即拉着妈妈的手说：

“我要学京剧。”这一学，就是二十多年。从咿呀学语的孩童到亭亭玉立的少女，戏曲不仅陪伴了她的成长，更融入了她的血脉。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戏曲特长从未因学业压力而中断。“到18岁的时候，戏曲已经占了我生命三分之二的时光，我根本没办法和它分开了。”

2015年，马阳艺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填报志愿时，她的目标异常清晰：“我将来要为传播戏曲事业做事情。”在她看来，学院名中的“传播”两个字，恰好与自己的理想高度契合。2015级的每一位本科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还收到校长的入学礼物《平凡的世界》这部



2019年拍摄《梁二爷》



《梁二爷》海报

书，马阳艺读后更加坚定了“有理想就要去做”的信念。入学后，在班主任刘慧芬老师的引导下，她开始调研京剧市场，探索传播戏曲的各种可能性。那时有个剧院开在曾经的清朝皇家粮仓里，集餐饮与戏曲表演于一体，她想仿照这一模式租个场地，做自己想做的剧目，但与老师沟通后发现自己对商业运作并不感兴趣，且缺乏商业敏感。

就在她迷茫之际，清影走进了她的视野。大二那年，她选修了清影的系列课程，包括清新世界、人文清华、清影工作坊等，逐渐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戏曲传播方式——纪录片。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大二暑假的清影工作坊。那一年，她和同学们被送到福建长汀的山里，拍摄一个被福建与江西省界

分开的家族祖庙。“我们住在山上的庙里，整整两个礼拜，完全扎根在田野里。”作为一个零基础的新手，面对同组两位已经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同学，她一度不敢拿起摄像机。是助教黄添学长的鼓励给了她勇气：“你拍，你就拿起来拍。”这句话，她记到了现在。

从福建回来后，马阳艺的第一部作品《梁二爷》诞生了。这部27分钟的纪录片，记录了80岁京剧衣箱匠人梁二爷的晚年生活。“最打动我的是他把自己的家整个都变成了一个大衣箱。”前海附近的四合院里，一间狭长的小屋被各种戏服、道具塞得满满当当，只在最里面留出一张床的位置。为了拍好这部片子，在几个月时间里，马阳艺定期开车往返于学校和梁二爷位于北京西

南韩村河的住处，每次去与老人同吃同住几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拍摄过程中，一个突发的伦理时刻让她对纪录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一天中午，梁二爷喝多了酒，在椅子上打盹儿时摔倒，磕破了头。“虽然我们曾在课堂上讨论过很多次关于拍摄伦理的问题，但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真的经历这样的意外。那一瞬间我确实是不知所措的。”最终，她先打电话求助，在确认老人得到妥善照顾后才继续拍摄。这次经历让她牢牢记住了雷建军老师的话：“对拍摄对象要常怀感恩之心，把对人的关怀放在拍到内容之前。”

光阴为证：在长镜头里生长

2020年，马阳艺开始拍摄一



《有戏》剧照



《有戏》海报

部关于川剧年轻从业者的纪录片，名为《有戏》。片子已经拍了6年，还在持续拍摄。

“最开始我是抱着抢救式拍摄的心态去的。”马阳艺坦言，2019年前后，几位川剧老艺术家接连去世，让她感受到了强烈的紧迫感。“‘非遗’是以人为载体的，人走了，很多东西就没了。”2020年夏天，在导师梁君健的鼓励下，她带着摄像机来到了成都。

最初，她的拍摄目标是老艺术家，但计划未能成行。就在这时，她通过男朋友（现在的丈夫），认识了当时只有21岁的川剧演员王裕仁。2020年的夏天，这个年轻人和他的朋友们，正在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恢复排练一出已经绝迹舞台多年的传统剧目《盗冠袍》。“我感受到他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成都的一个月里，马阳艺每天泡在剧团

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排练，从听不懂四川话到能顺畅交流，慢慢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片子剪出来后，马阳艺以为自己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没想到王裕仁却坦诚地告诉她：“我不喜欢你的表达，我对待川剧、对待生活的态度不是悲哀的。”这句话如同一记警钟，点醒了她。

“我之前总觉得戏曲是一门正在消亡的艺术，镜头里总是带着一丝悲凉。但王裕仁让我明白，戏曲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依然充满了生命力。”

从那以后，马阳艺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到成都，继续跟拍王裕仁和他的朋友们。她不再预设主题，而是让生活自然流淌，记录他们的成长与变化，也记录着川剧在当代的鲜活脉动。“时间是纪录片最好的朋友。”她说，“我

关注的问题‘戏曲到底还能活多久’，在这个时代是没有答案的。时间或许会给出答案，这一代人的成长和他们在做的事情，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影像的参考。”

这种开放式的创作理念，正是清影教给她的宝贵财富。“清影的作品都是开放性的，老师们教会了我们这种方法。时间会让很多事情变得有深度，有沉淀，人物的弧光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显现。”在她看来，拍纪录片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它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既是她的人生信条，也是她的创作准则。

当被问及是否对纪录片这种小众媒介感到悲观时，马阳艺笑着摇了摇头。“前阵子，老雷在

朋友圈发了一句话‘电影已经是非遗了’，我反而觉得很释然。我从5岁开始就接触‘非遗’，京剧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经历过低谷又在慢慢回暖，纪录片再难，还能比戏曲难吗？”她始终相信，要坚持向内生长，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双生相守： 讲台与镜头共前行

在马阳艺的成长道路上，导师梁君健是最重要的引路人，大家都称他“梁导”。“没有清影，没有梁导，我不太可能找到一条这么适合自己的路。”

读到大四，她在找份全职工作、自由创作纪录片之间出现摇摆，决定先休学一年，试着全职做戏曲纪录片。她把这个想法向梁导汇报，得到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判断：“走上这条路，在未来的创作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至暗时刻，要做好准备。”如同提前打了预防针，“当你做好了迎接至暗时刻的准备，你就会发现眼前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她说。

2026年春天，因为戏曲教学工作突然变得异常繁忙，马阳艺没能按计划完成一部新的纪录片的粗剪。她怀着愧疚的心情给梁导发微信道歉，没想到梁导却回复说：“教京剧不算副业，很重要的，尽量要发展成主业之一，

这样你未来也有可持续性。片子认真做，剪完了我们再具体讨论。”这句话瞬间化解了她一整个春天的焦虑。

“梁导总是能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帮我‘拨乱反正’，抓住最主要的脉络。”

除了导师的指引，清影的“传帮带”文化也让马阳艺倍感温暖。毕业之后，她并没有真正离开清影。老师们依然会细致地指导她如何与甲方沟通、如何平衡创作与市场，师兄师姐带她参与了一些商业项目，“清影一直践行着‘项目是为了培养人’的理念，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在被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培养着。”

如今的马阳艺拥有双重身份：独立纪录片导演和中小学京剧老师。这两份工作看似不同，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并且互相滋养。

“教学相长，为了教好学生，我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戏曲专业水平，这些知识对我拍纪录片也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戏曲教学让她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慢”的意义。

“在北师大实验中学上课，吴荻老师允许我花一个学期甚至



马阳艺在为学生整理戏服

一个学年的时间只给学生练基本功，不要求任何教学成果。”马阳艺说，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这让我明白，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需要耐得住寂寞。戏曲要练基本功，纪录片要保持在场，这两件事情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需要向内生长，才能有向外的表达。”

在马阳艺看来，清影的气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日是好日”。“就是珍惜眼前正在发生的切实的小事，关注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普通人，保持平淡又扎实的认真，朴素的认真。”

“我觉得自己还在路上，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想清楚。”对于未来，马阳艺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她只是觉得，继续拍好纪录片、继续教好京剧课，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学生记者连敏华对本文亦有贡献】